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注資治通鑑

十九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上

在位十六年

壽六十四



諱适代宗長子也初封奉節郡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以討賊廣德二年立為皇太子大曆十四年四月代宗崩五月太子即皇帝位

用楊炎議行兩稅法

建中元年正月赦天下始用楊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使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德宗相楊炎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視大曆十四年墾田數為定廢租庸調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文宗之末版籍浸壞版籍神切籍素昔也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徵利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民旬輸月送不勝可敵率皆逃徙為浮戶其亡者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

楊炎諸劉晏罷諸使

由稅激軍上怨朝廷

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如字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歲為中二十一歲為丁六十歲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一頃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上取去元切竟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徭徭招切徭賦也租庸調雜徭謂穀絹布帛繒纈所出不一也皆摠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初左僕射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父典利權眾頗疾之多上言轉運使可罷楊炎為宰相欲為元載報仇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租庸青苗鹽鐵等使二月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節度使田悅事朝廷猶恭順河北黜陟使洪經綸洪姓也共工氏之後為洪不曉時務聞悅軍十萬人符下罷其四萬令還農悅陽順命罷之既而激怒之曰汝曹父在軍一旦為黜陟使所罷將何資以衣食手眾大哭悅乃出家財以賜之使各還部伍於是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楊炎獨任大政專以復恩讎為事奏

劉文喜

李懷光討之

生日不

文喜

築奉天

楊炎謀

用元載遺策城原州又欲發兩京閑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詣涇原節度使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為今邊備尚

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以郊饗節度使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以留後劉文喜為別駕懷光始為郊饗節

軍令嚴峻及兼涇原諸將皆懼劉文喜因眾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上疏復求段秀實為帥不則朱泚乃以泚兼涇原節度使文喜又不

受詔欲自邀旌節四月據涇州叛遣其子質於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懷光討之遣韋倫歸吐蕃之俘俘入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

禽獸威德洽於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倫發使隨倫入貢致賻上禮接之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於常賦之外競為貢

獻貢獻多者則悅之武將段秀實緣此侵漁下民言其克其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貢獻比且不受李正已由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

以代租賦五月朱泚等圍劉文喜於涇州久而不拔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以蘇疲人者其民疲困者不可勝紀上皆不聽

曰微孽不除有孽生故以為前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將劉海賓入奏事海賓言於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

者節而已願陛下姑與之文喜必怠則臣計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爾能立效固善我節不可得也使海賓歸以告文喜而攻之如

初於是眾知上意不可移時吐蕃方睦於唐不為發兵城中勢窮海賓與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六月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崔祐甫薨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

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及有功於唐唐賜遺甚厚登里可汗

代宗時始始自尊大築宮殿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虜俗亦壞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拍奏忠州刺史劉晏

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下詔賜死天下冤之初安史之亂數年間天下戶口什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貢賦不入

朝廷府庫耗竭中國多收戎狄每歲犯邊所在宿重兵仰給縣官所

國用篇

實不貲仰照向切也也給贍給也貲音比皆倚辦於是晏安有精力多機

智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易善走者置遞相望羅羅所以傳命規

報四方物價規以廉也雖遠方不數日皆達使司食化具輕重之權悉

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其賤之憂常以為辦集眾務在

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精強勇至於句檢簿書

古法切句檢也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

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職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

雖黠繁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汚然惟晏能行之它人效者

終莫能逮其場院要劇之官必盡一時之選故晏沒之後掌財賦有

聲者多晏之故吏也晏又以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

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蠶

古念切博雅公食也白使司直則其羅歎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

用及於豐歉實之知院官始見不檢之端先申至其月須若干蠲免其月

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雁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

其困弊流之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業戶口蕃息晏始為

導通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二百萬其季年乃三百餘萬在晏所統則

增非晏所統則不增也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緒季年乃千餘

劉晏理財之法

長得安

鹽法

造運船

萬緒晏專用權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

鹽度支主之汴渭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

故但於出鹽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

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間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

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

鹽利不過四十萬緒季年乃六百餘萬緒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

弊其河東鹽利不過八十萬緒而價復貴於海鹽先是運關東穀入

長安者以河流湍悍他官切水之急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

受優賞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到

水海也下藏沒切江船達揚州船自江行者為紅船與汴船達河陰

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

或至百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之士運無

失授優勞官其人數運之後無不班白者晏於揚子置十坊造船每

事無
於一日

在
御不問
持日

臣在
臣曰
職

潘
勤兵

子儀
侍妾
唐

相
盧

艘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者固

不可惜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塢執事者至多當先使

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矣若遽與之屑屑較計錙銖安能久行乎

異日必有患吾所給多而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

矣其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

餘船益脆薄易壞此語切說文漕運遂費矣晏為人勤力事無閑

劇必於一日中決之不使留宿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之九月

將作奏宣政殿廊壞十月魁岡未可修此句疑之氣上曰但不

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即命修之大曆以前賦斂出納俸給

皆无法長吏得專之重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職吏者殆

二十年惟江西觀察使路嗣恭按虔州刺史源敷翰流之上以宣歙

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去宣州盜隱官物以巨万計殿

中侍御史貞厲發之韻王問數也照連山尉於是州縣始畏朝典

不敢放縱上初即位疎斥官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孝入侍薛邕

以文雅登朝繼以職敗官官武將得以藉口曰南牙文臣職動至巨

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邪於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十一月初令待制官外吏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得失遠人疾

苦是歲天下稅戶五百八萬五千七十六籍兵七十六萬八千餘

人稅錢一千八十九萬八千餘緡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

二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初寶臣與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承

嗣相結期以土地傳之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之請於朝使以

節授田悅代宗從之至是悅屢為寶臣子惟岳請繼龍衣上欲革前弊

不許悅乃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謀勒兵拒命河南士民騷然驚

駭御史中丞盧杞奔之子也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擢為京

畿觀察使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杞常往問疾子儀悉屏侍

妾獨隱几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輩見之必笑

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遷炎中

書侍郎擢盧杞為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不專任炎矣杞陰狡欲起

勢立威下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太常博士裴延齡為集賢直學

士親任之發西京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御望春樓宴勞將

張巨濟

士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

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樂樂司馬法得意刻

酒食獨惠元所部併舉不發上深歎美賜書勞之五月以軍興增

商稅為什一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

魚朝恩譏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譏謗不行嘗

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因望拜之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

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

出境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俸錢二萬緡私產不在焉府庫珍

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朝廷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

不能盡辨領之而已顏五歲切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輩皆出麾下

雖貴為三公常顧指使趨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

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疾窮

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盧杞諧揚於十月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未至崖州溢殺之

三年帝遣馬燧等諸軍討田悅軍于漳濱田悅遣將築月城以守長

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水淺諸

軍涉度時軍中之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

與悅夾沮水而軍為三橋日往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

師循沮水直趨魏州魏州留百騎於營中乃抱薪持火伺悅軍度

焚其橋悅果率軍四萬踰橋掩其後燧結陣縱銳兵擊之悅軍大敗

追奔至三橋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悅收餘兵千餘人

走魏州燧與李抱真不協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悅入城旬餘

日燧等諸軍始至城下攻之不克二月上遣中使發盧龍恒冀易

定丘萬人詣魏州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

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豈不遂今欲與諸君敕裝共趨魏州擊

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之反從

而南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遺人痛入骨髓况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

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敢復有僥冀難切切也滔

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厚撫皆其士卒上聞之以力未能制滔

子儀

身為天

盧杞

馬燧

朱滔

朱泚
以

賜酒爵通義郡王翼以安之。泚反謀益甚，遂將步騎發深州，至東鹿。詰且將行，詰去也。士卒怨謫，誤擊到也。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敕南救田悅？泚人懼走匿，牙官蔡雄等矯謂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眾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為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還深州，休息數日，相與歸鎮耳。眾然後定。泚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諸將訪察唱率為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眾股慄，乃復舉兵而南。眾莫敢却。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都實、陳京建議，以為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富商錢，姑姑括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過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上從之。詔借商人錢，令度支條上判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賈音古，行賈。意其不實，輒加撈捶。切撈，撈下上藥。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驚然。上許驕勸，又如被寇。益計所得纔八千餘萬緡，又括餽糧質錢。既而德宗時，以軍費行借。又取商賈，杜佑為度支，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或作窮，百姓為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并借商所得纔二百萬緡，人已竭矣。朱泚遣人以蠟書置其齋中。蠟書，蠟以蠟為，彈圓置書其中。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於鳳翔，三以蠟書并使者示之。泚惶恐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私第賜名園腴田錦綵金銀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於外，已得專摠朝政。乃對曰：朱泚名位素崇，鳳翔將校班秩已高，非宰相信臣無以鎮抚。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又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伏，固惟陛下神筭。上乃顧鎰曰：才兼文武，望重內外，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乃以鎰兼鳳翔尹、隴右節度使。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故當

益九一五

六

三

盧杞忌
張鎰出
之於外

朱泚
不滔以
蠟書遺

時政聲藹然，以為有貞觀之風。及盧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八月，置汴東西水陸運兩稅，塩鐵使二人度支，總其大要而已。以涇原留後姚令言為節度使。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

言至平願真卿以手拭面血紙今相公忍不相容乎相雙然起

拜禮然快之益甚盧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乘

開薦吏部侍郎關播儒厚可以鎮風俗十月以播為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敘任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

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還至中書杞謂播曰以足下端

慤少言慤慤故相引至此鄉者奈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

言十二月司天少監徐承嗣請更造建中正元曆從之四年正

月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龍不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元平本湖南判

官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

器以汝州距許州最近擢元平為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即募

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往應募執役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覓希烈

遣克誠將數百騎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為

人抄小無須見希烈恐懼便流汚地希列罵之曰盲宰相以汝當我

何相輕也乃遣將四出官軍數為所敗上問計於盧杞杞曰希烈年

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逆順禍福希烈必

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願真卿二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

所信服真其人也上以為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幸朝

真卿守

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留守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

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請留之

又使數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抚諸孤而已

至許州欲宣詔曰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為將

刺啗之勢刺將啗而食之故謂之輒啗食直直卿足不移色不交希烈

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留之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

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

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

凶李希烈稱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

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

他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

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北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馬安

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喜死也

行稅
除
法

實
在
其
人

實
在
其
人

經
事
取

經
事
取

曹誘有平誘與久切動之曰誘以威迫之曰脅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
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阮之真顏怡然見希烈曰死生
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初

行稅間架補贊奏行稅間架明年詔罷其法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
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南黔中劍南嶺

南諸軍環准益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
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糧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
出軍繞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

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
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筆蘇贊切所以籌算也其法用竹徑一分長入

入室廬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
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

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買莫候切約錢為率敢隱錢百杖六
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者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
聲盈於遠近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為翰

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
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御將之方在

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
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

焚之災戰則立切藏兵也詩載戰干戈又曰無紆目則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
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碎矣又

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
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有畜威

以昭德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
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

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永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
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

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忌深根固柢之慮陛下追想及此豈不
為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

關輔之間漢關中之三輔也曰京兆尹曰左徵發已甚宮死之內備

關輔之間漢關中之三輔也曰京兆尹曰左徵發已甚宮死之內備

非京兵

禁兵
市井
兒

禁兵
無至者

原兵
迎立

入

朱泚劫

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

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馬計所遣神

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宜但令嚴備封

守仍云更不徵發使出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

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上綿婢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上

不能用李希烈圍襄城上發涇原守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

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

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涇水詔京兆尹王翊犒師惟糲食菜

餒餓口到勿運餉也衆怒蹴而覆之誠七六因揚言曰吾輩將死於

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

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張旗鼓譟擐胡貫切貫也春秋傳擐還趨京

城令言入辭尚在禁中聞之馳至長樂阪遇之軍士以兵擁令言而

西初神策軍使白志貞等召募禁兵東征死之者志貞皆隱不以聞

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為販鬻南社

援切負也下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餘六切實也辭

卷五十五

賊將何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賊已斬

關而入上乃與王貴妃韋淑妃太子諸王自苑門出後宮諸王公

主不及從者什七八初魚朝恩既誅宦官不復與兵有嘗文場霍仙

鳴者嘗事上於東宮至是帥宦官左右僅百人以從姜公輔叩馬言

曰朱泚嘗為涇帥坐弟滔之故廢處京師心嘗怏怏臣嘗謂陛下既

不能推心待之則不如殺之毋貽後患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

矣請召使從行上倉猝聽卒不暇用其言曰無及矣遂行姚令言與

亂兵謀曰今眾無主不能持久朱太尉閑居私第請相與奉之眾許

諾乃遣數百騎迎朱泚於晉昌里第泚入宮居含元殿設警嚴自稱

權知六軍源休以使回紇還賞薄怨朝廷入見泚屏人密語移時為

泚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僭逆泚喜然猶未決上至咸陽思桑道茂之

言乃幸奉天文武之臣稍稍繼至已酉左金吾大將軍渾瑊奉天

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先是源休以才能張光晟以節義將鎮

以清素茲偃以文學敬釭以勇略皆為時人所重至是皆為泚用泚

又以司農卿段秀實以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劫之以兵秀實

秀實
朱泚

盧杞
朱泚

朱泚
朱泚

秀實
朱泚

朱泚
朱泚

自度不免乃往見泚泚喜曰段公來吾事濟矣延坐問計秀實說之

使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復歸宮闕泚默然不悅然以秀實

與已皆為朝廷所廢遂推心委之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

何明禮孔目官岐靈岳岐靈岳有姓黃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

之謀誅泚迎乘輿上初至奉天詔徵近道兵入援聞羣臣勸泚奉迎

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營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單寡防

慮不可不深若泚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上乃

采心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上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為

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上以問從臣皆畏憚不敢行金吾

將軍吳淑淑曰獨請行上悅淑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

為臣吾幸託肺腑肺腑之廢也附若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陷難之

臣使聖情慙慙耳如慢也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決雖陽為受命館

淑於客省尋殺之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

實龍衣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

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竊令言印未至秀實倒用司

農印印符募善走者追之旻至駱驛上音洛下音驛得符而還秀實

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

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

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以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

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

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

手扞之纜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

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眾爭前殺之

上聞秀實死恨妄用不全涕泗久之鳳翔節度使張鎰性儒緩不

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負財獻于行在後營將李楚

琳掌事朱泚為泚所厚夜與其黨作亂鎰繼城而走賊追及而殺之

始上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陛下大

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鎰不

能以豈得以鑿與蹈不測之淵乎上曰吾行計已決試為鄉留一日

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朱泚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姚令言與源

漢書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休共掌朝政凡此之謀畫遷除軍旅資糧比景於休休勸此誅剪宗
室在京城者以絕人望殺郡王王子王孫凡七十七人繫繫為泚謀
冊文既成仰藥而死 姚令言之東出也以兵馬使馮河清為涇原
留後河清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器械百餘車
通文輸行在城中方苦無甲兵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涇原節
度使後為其上所殺 上至奉天數日右僕射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
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
因潸然出涕杞聞之與王翊謀陷之上遣中使引寧就幕下縊殺之
中外皆稱其冤上聞之乃赦其家 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
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退上
疏以為陛下徵師日滋賦斂日重內自京邑外洎邊陲行者有鋒刃
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讟徒谷切春秋陛下
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
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臣所謂致今日之患羣臣之罪者豈徒言哉
聖旨又以國家興衰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因於人故祖伊青

計之辭祖伊商紂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乃曰吾
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自頃征討頗
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君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
達蒸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固非悉知弄術皆曉占書則
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闕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
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
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而謹脩之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勤勵
不息足致升平豈止湯滌祲氛滌他浪切滌字歷切猶言旋復宮闈
而已 田悅說王武俊使擊李抱真於臨洛抱真遣賈琳說武俊曰
自古國家有患未必不因之更興况主上九葉天子聰明英武天下
誰肯捨之共事朱泚乎不若與昭義併力取滔滔既亡則泚自破矣
此不世之功轉禍為福之道也時武俊已與滔有隙因援袂作色曰
灋灋汝陽切不袂也 二百年天子吾不能臣且能臣此田舍兒乎
遂密与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禮甚謹 十一月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上音胡各屬蔚州

宋洪武

將吏皆
力期及死

李懷光
入援

懷光敗
朱泚解

朱泚至
長安給
賜公卿
家屬

盧杞忌
懷光不
入朝

縣有飛狐關 書李懷光行至代州詔加晟神策行營節度使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資糧俱盡上嘗遣健步出城覘賊其人懇

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上泚朱泚短衣也上為尋求不獲竟憫

然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每伺賊之休息夜緹人於城外采

蕪菁根而進之菁者盈切本草註云蕪菁北人又名蔓菁根葉及子

或謂之芥方言云豔且莢蕪菁也陳楚謂之豐齊上召公卿將吏謂曰

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君臣皆

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上之幸奉天也糧

料使崔縱勸李懷光令入援懷光從之晝夜倍道至河中有眾五萬

李晟行且收兵亦自蒲津濟軍於東渭橋其始有卒四千晟善於撫

御與士卒同甘苦人樂從之旬月間至萬餘人於是泚黨所據惟長

安而已援軍遊騎時至攻春樓下李忠臣等屢出兵皆敗求救於泚

泚內以長安為憂乃急攻奉天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

者上與渾瑊對泣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譟

力戰城中流矢進戰不輟賊乃引退入夜泚復來攻城矢及御前三

步而墜上大驚李懷光自蒲城引兵趣涇陽並北山而西癸巳敗泚

兵於醴泉泚聞之懼引兵遁歸長安眾以為懷光復二日不至則城

不守矣泚既退從臣皆賀汴滑行營兵馬使賈隱林進言曰陛下性

太急不能容物若此性未改雖朱泚敗亡憂未艾也上不以為忤

切逆甚稱之 朱泚至長安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

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李晟者泚皆給其家

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警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

有司之暴斂焉 李懷光自山東來赴難數與人言盧杞趙贊白志

貞之姦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

接以殊禮或以懷光之言告盧杞杞懼言於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

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若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今聽

其入朝必當賜宴留連累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

以為然詔懷光直引軍屯便橋與李建徽李晟刻期共取長安懷

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怏

怏曰吾入之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曹店留二日乃行

漢書
下

論泰否
損之

論使
論

論事
論

上問陸執其以當今切務費以曷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
 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
 其欲者陛下北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
 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况乎當變故動
 搖之時在危疑回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
 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
 也又曰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
 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
 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上備言
 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切否泰
 之否以泰通言
 之則否為漸也真為雜糅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疏奏旬日上無所施
 行亦不詰問費又上疏其略曰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
 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
 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夫天在
 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為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
 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

卷四九十五

十三

悅而委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
 不謂之損乎臣於往年言任使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遠高
 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踟躕趨退謂其欲切曲也躑躅亦切累足也
 不敢不踏謂云云踟躕者天高而有雷謂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
 地厚而有雷謂云云踟躕者天高而有雷謂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間且
 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
 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樞密謂機密之事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
 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
 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觀驗往
 時之所聞孰旨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
 知之公乃遣謂臣論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
 一體全不限防謂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
 無他其失反在謂誠又諫官論事少能直密例自矜銜謂自貢也歸過
 於朕以自取謂朕從即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
 並如字地謂雷同註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
 已下謂雷震驚百里而百里為一同事無可否而同之故
 謂同道謂擬塗謂試加質問遽即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

聖賢以
信

以改過
為能

總之
大有

霍朕見於前 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

納如且河采此 忠實以人君臨下當以誠信為本諫者雖辭情鄙拙

亦當優容以納 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辨則臣下何敢盡言乃復

上疏其略曰夫 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 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失無補一不誠則心莫

之果 不信則 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良竊以

斯言為過矣 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

從之上施之則 下報之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眾必怠而不從

矣不誠於前而 曰誠於後眾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

須而去身願陛 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為悔者也又曰臣聞

仲虺贊揚成湯 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

闕而美其補闕 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

為貴蓋蓋為 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

善愚者改過 而遂非要善則 大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又曰諫言

不終 行信非忠厚 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

適足 天陛下若違 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後言無驗

用實 當理不必違 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

是皆考之 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又曰陛下所謂試加

質問即便辭窮 窮者臣但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

未服其心又曰 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

之不理上每苦 下之不思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

達於上上之情 莫不求之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

難知若是者何 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

好勝人 聞過 驕辯給眩聰明 厲威嚴忿彊慢 此

弊也 上好勝必 由於佞辭上取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

者順 日而忠 語不聞矣上驕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勦初六切

謂取 勦說 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度待各切

接物上恣懷必 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

者避幸而理之說不申矣自黎獻而上獲觀至曹之光景者踰

有九弊居上之情所通鮮矣文曰昔趙武叻叻漢書切言

則口給者事或不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

之士必有遺上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

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

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

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用

其言李懷光頓兵不進數黜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眾論譴騰

亦必等上不得已二月貶杞為新州司馬白志貞為息州司馬

趙贊播州司馬意言上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

痛引過以感人心幸以罪己勅興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

能改過以言謝書詔無所避忌臣惟愚陋可以仰情

情反側之徒革化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驕悍悍卒

以為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今茲德音悔過之意

不得不深引外之辭不得不盡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捨此

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為難言善非難行善為難假使

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然之

德示建中元年八月姚令言為涇州留後舊傳孟暉尋歸朝

遂拜令言為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按實錄建中三年八月以

度留令言為節度使此年必始為留後也二年七月

馬季抱真共八萬東下壺關舊田悅傳曰七月三日師自壺關

東一收賊虜此師云十一月師次邯鄲恐誤今從悅傳燕南記

李懷光言
盧杞
等罪

哀天
感涕

唐紀

德宗神武文皇帝中

下罪已

興元元年春正月 赦天下 元制曰朕自
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 知承稽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
下究情未上通 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
轉餉千里 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天譴
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

九朝震怒 系于祖宗下負于蒸庶痛心靦貌 罪實在予
永言隄止 石墜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

李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 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
疑惟必實不君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
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如能順亦与准 無名器
犯陵寢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 刺史百
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 權鐵

贊所請除陌錢法也凡公私買賣手錢舊
十加為五十兩相易者約直為密 主是而罷
及上還長安明年李抱真入朝為 口山東
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朱泚更國號曰 改元大皇帝王武俊

田悅之納見赦令皆去王號上表謝罪 李希烈自恃兵彊財賦遂
謀稱帝 道人問儀於顏真卿真卿曰老未 可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

天子禮 烈遂即皇帝位國號大楚改元武成置百官 上於行
宮無下 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 抄補囊
陸贄以為戰守之功當資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
鬪志亡 諫之上即命去其榜 肅復嘗言於上曰百官自艱難已

來多為監車侍 縱橫 應掌官掖之事 掖吏益勿不宜變以
兵權國政上不悅 嘗言 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

黷亂朝政 豈易 家也亦 作 以致今日陛下 能變更睿心以救

不竭力儻使臣 苟免 實不能又嘗 同奏事 札 山

後正色曰盧杞 不正上愕 謂左右曰肅等輕朕遂命往齊山

南東西荆湖淮南江西鄂岳 江東西福建嶺南等道 安撫

帝謂 已

肅復請 去百官 兵權

陸贄諫 置瓊林 大盈庫

山東士 卒見 皆感泣

心大悅

工部念 口也即

李懷光
謀叛

上趣諸
將進討

李晟
復討

李晟
復討

實疎之也既而劉從一及胡工往往奏留復上謂陸贄曰思遷辛
以來江淮遠方心乃聞過實公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必謂
且然今乃反覆朕為之悵累日幸使悔之論奏牙

蕭復如何人其不以行意趣安在趣安也如向也劫去以為復痛自修勵
慕為清自用雖不周行則保至於輕詐如此復必不為借使復欲
逗留從一安嘗附會今言不楮食介如牙楮傷敵楮所以扞身其用相反故事
之不協者願陛下明加辯詰若使蕭復有所請求則從一何容為隱
若從一自有回互則蕭復不當疑陛下何憚而不辨明乃直為此

悵恨也上竟不復辨二月李懷光既脅朝廷逐盧杞等內不自
安遂有反心又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奏請與晟合軍詔許之
是復懷光會于咸陽西陳濤斜也斜又字陳濤斜地名築壘未畢泚眾
大至且謂懷光曰賊若固守宮苑或曠日持久未易攻取今去其巢

穴敢出求戰此天以賊賜明公不可失也懷光巨至未秣
未飯豈可遽戰邪晟不得已乃就壁懷光中系日巨與上
屢遣中使趣之辭以士卒疲弊且當休息門小數勸之

政長安懷光不從密與朱泚通謀事迹頗露晟有變為
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從之上欲親搃幸咸陽以心撫為名

趣諸將進討或謂懷光曰此漢祖遊雲夢之策懷光大懼反謀益
甚丁卯懷光遣其將趙昇為入奉天渾瑊聞之遽上請決幸梁州上
從之命戴休顏守奉天除李晟河中同節度使加平章事晟得

除官制拜哭受命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天下根本若諸將皆從
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湟湖光切說文城地也有水曰湟繕甲兵為復
京城之計先是東渭橋有粟十餘萬斛度支給李懷光軍幾盡是特

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車駕南幸人情擾擾晟以孤軍處二疆宄
之間內无資糧外无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眾雖單弱而銳
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慙而心女六

作亦未忍擊之晟曰畿內雖兵荒之餘猶可賦宿兵養寇患莫大
焉乃以判官張或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官以督渭北諸縣劔乘
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眾決志平賊是時韓遊瓌出郊寧戴休顏
屯奉天駱元光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李晟節度以軍聲大

後光

李懷光

實錄

三月田悅為其姪緒所殺緒權知軍府事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
俟命始李懷光方彊宋此畏之與懷光書以兄事之及懷光決反
逼乘輿南幸其下多叛之勢益弱沈乃賜懷光詔書以臣禮待之
徵其兵懷光慟怒內憂麻下為變外恐李晟龍之遂游營東走河中
將士在道散亡相繼車駕至城固唐安公主薨上長女也上在

道民有獻瓜果者以散討官授之訪於陸贄贄奏以為爵位
恒且慎措不可輕用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
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
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青朱雜沓於胥徒水自徒令切
辨金紫普施於輿皂則早切左氏傳人有十羊至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惟官當人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弃將何勸人
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專
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價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誕謾而人情不趨誕徒早切謾莫故國家命之制有職手官有散
官有官考爵號然堂務而授俸者唯數謂施實

利而寓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二者所繫大抵止於貽至陰而已

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別號雖則
授無費祿受不占真然而突銛鋒突臨發切觸也銛排患難者則以
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
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
之軀命同於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陸贄在翰林為上所
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
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其由員相失經友不至上驚憂涕泣
募得贄贄員千金友之乃至上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直諫迂

上意虛名雖貶官上心庇之贄極言杞莢邪致亂上雖貌從心頗不
悅故劉從一妻公輔皆負下僚登用贄恩遇雖隆未得為相車駕
至梁州山南地薄民貧自安史以來盜賊攻剽戶口減耗大半節
制十五州租賦不及中原數縣及大駕駐蹕音主上也音畢
行者故補糧用頗窘嚴囊百方以聚財賦民不至困窮而仕儉
無乏李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之軍中

公思義
感人

公輔
諫厚恭
公主

賢請
人

上以將
上未春
御

韓滉
御

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豈豕乎此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民

曰公家無恙晟怒曰爾敢為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真信本

表褐音易備寒之服詩無終無叛志渾瑊帥諸軍屯奉天與李晟

東西相應以逼長安上欲為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并之諫議大夫同

平章事姜公輔表諫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

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二甚微非宰相

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之贄具

上奏以為公輔任居宰相遇事論諫不當罪之上意猶怒罷公輔為

左庶子上問陸贄近有單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邪建者論

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切今已於一所安置如

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為便贄上奏

以為今盜據宮闕有冒涉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

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能以一人之防慮

而欲勝億兆之姦欺伏智彌精失道彌遠項藉納秦降王二二力慮

其懷詐復叛一卒而盡阨之其於防虞亦已甚矣漢高帝四達大度釋

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蓋九十六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肅雄猜

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

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為

心膂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為仇讐矣又曰陛下智出庶

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方機有獨取區寓之意鶴註劫謀吞眾

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祭嚴東百辟有任刑政理之規

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

疑蓋餘切切詩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及討馴致離叛

構成禍災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以覆車

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

御袂衣上古袂切復衣說五月鹽鐵判官王紹以江淮繒帛來至

上命先給將士然後御衫韓滉欲遣使獻綾羅四十擔詣行在幕

僚何士幹請行滉喜曰君能相為行請今日過江士幹許諾歸別家

則家之薪米儲侍已羅門庭矣登舟則資裝器用已充舟中矣下至

韓濕以米餉李

陸贄請許便宜

李晟收復京師

于公異作露布 李晟為社稷

斬生

陸贄諫訪東內

側等澆皆手筆紀列無不周備每樽夫與白金一版使置腰間又運米百艘以餉李晟自負糗糒米粟舟中將佐爭舉之須臾而畢艘置五弩手以為防援有寇則叩舷相警船邊也五百弩已設矣比達渭橋盜不敢近時關中兵荒米斗直錢五百及澠米至減五之四澠為人疆力嚴毅自奉儉素夫人常衣綃裙渠云切下業與帶同破然後易上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况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選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上謂羈切馬絡頭也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且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鐵刃也鏑丁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掣昌列切挽也肘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瑄實不同懸筆與臨事有異又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

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 庚寅李晟收復京城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其小賊焉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人情安如堵秋毫無犯六月晟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露布上書詔三府以示明詔中外漢李雲露布上書

星名為朕也晨在渭橋星名感守歲父之乃退宿徒皆賀曰夔感退舍夔惠禮也禮失則罰見皇家之福也宜速進兵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謂之曰卿非相板也吾聞五星羸縮無常羸治成切縮所六切五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謝曰非所及也朱泚將奔吐蕃真眾隨道散亡至彭原西城屯其將梁庭芬等斬之傳首行在上命陸贄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果頭內人贄上表以為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疲瘵切勞也瘵瘵之卒知初皆傷也尚未循拊而首訪婦人非所

李十一

盜九十六

五

重駕
復京

認徵
李泌
日直
西首

謂河
中不
足憂

季希
烈殺
顏真
卿

始令
官禁
典禁
兵

李泌
言無
他

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城詔未敢承旨，上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詔改梁州為興元府。

車駕至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上駐馬慰撫，為之掩涕，命左右扶上馬。至宮，每間日輒宴勳臣。

賞賜豐渥。李晟為之首，渾瑊次之，諸將相又次之。初，肅宗在靈武上為奉節王，李文於李泌代宗之世，泌居蓬萊書院，上為太子，亦與

之遊。及上在興元，泌為杭州刺史，上急詔徵之，與睦州刺史杜亞俱詣行在，以泌為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上問李泌：「河中密迹京城，

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方人，敵朕晝夜憂之，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

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何足為意。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乃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為功。今陛下已還宮，

關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鬼之人耳。獸鬼於夢中，魘鬼於夢中，魘鬼於夢中。但恐不日為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李希烈聞希

倩伏誅，希倩希烈之弟也，將兵從李晟所殺。忿怒。八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八、六十五年 監九十六

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李晟以涇州倚邊，屢害軍帥，常為亂根。

奏請往理，不用命者，力田積粟，以攘吐蕃，乃以晟兼鳳翔隴右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涇原節度使馬河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

使官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上復以官官賞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上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

罷之，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官官分典禁旅，議者言：「韓滉聞鑿鑿輿在外，鑿鑿官切通作駕人君乘

鑿鑿和刻鑿輿，聚立修石頭城，陰蓄異志，上疑之，以問李泌。對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滉貢獻不絕，且鎮抚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皆

滉之力也。滉性剛嚴，不附權貴，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臣敢保其无他。」上令韓皇謁告歸觀，滉遂切歸面賜緋衣，諭以卿父比有謗言，朕

不復信。因言：「關中之糧歸滉，滉其親也卿父宜速致之。」至潤州，滉感悅，發米

百萬斛，既而陳少游聞滉貢米，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

知今李盧

表高不背草盧托制

李必以
上為桓
靈其
舜
李必言
李懷光
有五不

李必

能化陳少游亦貞米矣對曰豈惟少游諸道將爭入貞矣。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蕭復奏使自江淮還與李勣盧翰劉從一俱見上勣等退復獨留言於上曰陳少游任燕將相首敗旨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皇代少游鎮淮南使善惡著明上然之尋遣中使馬欽緒捐劉從一附耳語而去諸相還問從一詎復曰欽緒言且日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即奏行之勿令李盧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會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盧不堪為相則罷之既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面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尚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上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為左庶子

貞元元年正月新州司馬盧杞遇赦後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革制執以白盧朝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變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他舍人草制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杞不可復用上不

十一

九十一

七

七

聽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為刺史補闕陳京趙需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燕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上怒稍解乃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勣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望何於是以此杞為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時連年旱蝗度支資糧

匱竭言事者多請赦李懷光李晟上言赦懷光有五不可馬遂自行營入朝奏稱懷光凶逆尤甚赦之尤以令天下願更得一月糧必為陛下平之上許之八月遂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自相驚亂懷光不知所為乃縊而死朝方將牛名俊斷懷光首出降河中兵猶方六千人遂斬其將閻昇等七十人餘皆不問遂自辭行至河中平凡二十七日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復姓鳩殺節度使張勸代授軍務數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為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

羊請入

平後有

上商贊

九

運衡光之質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矣

由陝進乃以泌為陝魏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

問須幾何人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車

騎入之上曰車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貴逆命此特抱暉為

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車騎抵其近郊彼率大兵則

非敵若遣小校來殺臣未必不更為臣用也上曰朕方大用卿寧失

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它人往耳對曰它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

眾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意謀它人猶豫迂延彼既成謀則不

得前矣上許之泌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

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

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

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反反者皆自安泌但索薄書

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

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旬汝餘生汝為我齋版散帛祭前仰

悼无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无他也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達

奚小俊引兵至境聞泌已入陝而還上使問陸贄河中既平復有

何事所宜區處令悉條奏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自生事之人以

為王師所向无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

諸帥曰奉天息兵之言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

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

中之憂行將復起乃上奏其略曰福不可以及矣微幸不可以常觀驟

幾切倖也觀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又曰陛下懷悔

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所在宣敷之際餘章切奉聞者莫不涕

流假王叛換之去削偽號以請罪觀豐分首用之將一純誠以效勤又

曰襄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方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

之詔而化洽云諸抵切賈達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

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礼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文明矣是則好生

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

求此之久生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

又曰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列一人而已際其私心非不願從也

詔諸道不須進討

崔造四

韓滉運米至陝上書

東魏

西魏

上書

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而懇切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獨夫。內則无辭以起兵，外則无類以求助。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上乃詔諸道与淮西連接者，宜各守封疆，非彼侵軼，徒結切又音遊突也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

姓，无所問。十二月，戶部奏今歲入貢者凡百五十州。二年春正月，以吏部侍郎劉滋為左散騎常侍，与給事中崔造、中書舍人齊映並同平章事。造少居上元，与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變。上以造在朝廷，敢言，故不次用之。李希烈在蔡州，兵勢日盛。會有疾，夏四月，大將陳仙奇使醫陳山甫毒殺之。因之，來降兵馬使吳少誠復殺仙奇，自為留後。關中倉廩示竭，禁軍或自脫，中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万斛至陝，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万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麥始

孰，帝有醉人當時以為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復故。以隴右行營節度使曲環為陳許節度使，陳許荒乱之餘，戶口流散，曲環以勤儉率下，政令寬簡，賦役平均，數年間流亡復業，兵食皆足。初，上与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因為上歷叙府兵自西魏以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校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其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勳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洮他刀切水出西羌中北以圖吐蕃。於是始有久

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爨手足，蒸爨切切火氣上行也，剝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効之。山東戍卒多齎繒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書則苦役，夜繫地牢，繫繫也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无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顧

戀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曠騎。處

置十六衛將軍

武夫性快釋怒

吐蕃請盟馬燧許之

李晟某魏徵直諫

大省州縣官

駱元光有備

始盛時有府兵後廢而為驍騎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請軍比其募人為之兵不上著切言

梗鄰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九月

詔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以寵功臣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殿前射生左右廂為殿前左右射生軍各置大將軍二人將軍二人

三年正月以左僕射張延賞同平章事李晟為其子請嘗於延賞延賞不許晟謂人曰武夫性快釋怒於杯酒間則不復計會中矣非如

文士難犯外雖和解內蓄憾如故吾得無懼哉二月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韓滂薨滂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

人子謁之考其能一無所長滂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為隨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

者分浙江東西道為三浙西治潤州浙東治越州宣歙池治宣州各置觀察使以領之初吐蕃尚結贊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遣使

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且請修盟而歸燧使者相繼於路燧信其言留屯石州不復濟河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時李晟自鳳翔入朝戎狄無信不

如擊羊之燧與張延賞皆與晟有隙欲及其謀爭言和親便上計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以邢君牙代為鳳翔尹加晟大尉中

書又勳封如故餘悉罷之晟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乃儒者所為非動德所宜晟斂容曰司

馬失言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不言何以為臣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所顧問極言無隱性沉密未嘗泄於人五月渾瑊自咸陽

入朝以為清水會盟使將二萬餘人赴盟所閏月大省州縣官負收其祿以給戰士張延賞之謀也時新除官千五百人而當減者

千餘人怨嗟盈路渾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張延賞集百官以瑊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晟

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諳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取朝廷為大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

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必有急元光向從知之乃與瑊連營

上謂柳

李泌為

李泌與

李泌與

李泌與

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蒙柳洪園。瑛環樹皆可踰也。辛未將盟

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城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鼓。大

譟而至。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鬐入其銜。馳十餘里。街方及

馬口。故矢過其背而不傷。唐將卒皆東走。虜縱立追擊。或殺或擒之。

賊至其營。則將卒皆遁去。營空矣。駱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追騎

乃還。元光與賊收散卒。勒兵整陳而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

和我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我狄豺狼也。非盟誓可

結。今日之事。豈其編髮之本。息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

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

劫盟。上大驚。明日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邪。上由是惡

馬燧。六月。以燧為司徒兼侍中。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李自良為河

東節度使。初吐蕃尚結贊。遣使至自良。遂渾城曰。去二人。則唐可圍也。

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城。以賞燧。使并獲罪。因縱兵

直犯長安。會矢渾城而止。張延賞勳。懼謝病不視事。以李泌為中

書侍郎。向平章事。泌與李自良為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

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

者。朕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素所善及有恩者。率

已顯達。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

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

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

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

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

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

貴。已足荷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

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

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咨然不知所

謂。及聽卿剖析。下先擊切。辨也。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

大臣亦當共保之。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

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

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

李必請
官

李必言
能使根
足取勝

謂募人
入粟補
邊官

茂卒願
也田

張延賞
父惡

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

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必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以為人

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

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更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

減此所以為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

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按同類正官選總銜切兩如此則不惟

不怨兼使之言矣上皆從之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上復問必以

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粟二

百四萬斛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

歸之何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食

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為何為不用對曰此須急為

之過旬日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

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絲纈上此辛切綾絲也下胡結因党項以市

之說多曩也胡漢西眺切繫也謂繫繫也別每頭不過二三四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

頭又命諸冶鑄農器羅交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

之約明年麥熟倍償直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之來春種

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又荒所以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

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善承况切說文賣物

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必又言邊地官多

闕請募人入粟以補之可足今歲之糧上亦從之因問曰卿言府兵

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

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永業家人願來

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

免更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

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疆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必曰

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

言之俟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上固問不對必意欲結回紇太食雲

南與共圖吐蕃今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

田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屯田者什五六八月柳

渾與張延賞俱為相事數同異延賞後所親謂曰相公舊德但節

李泌
諫太子

言於朝堂則重位可久。渾曰：頭可斷，舌不可禁。由是交惡。初，郃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為太子妃。郃居號切，神龍二年更石皆疾之，或告主淫亂，且為厭禱。上於葉切，下都節切，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之，欲廢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上怒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幸賴陛下語，臣敢以家族保太子。鄴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豫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臣今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太子由是免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上謂李泌曰：每歲諸道貢獻共直錢五十萬緡，今歲僅得二十萬緡，言此誠知失體。然宮中用度殊不足，泌

世血九十六

十三

詔和

光奇
言百
姓不
樂上
復其
家

曰：三者天子不私求財，今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陛下不受諸道貢獻，及罷宣索，必有所須，請降敕折稅，不使姦吏因緣誅剝。上從之。自興元以來，至是歲最為豐稔，米斗直錢百五十，粟八十。詔所在和糴。十二月，庚辰，上敗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它徭，徭，猶役也。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云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言，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卹，徒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上命復其家。

論帝
之難
籍

臣光曰：甚矣唐德宗之難語也。自古所患者，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固當按有司之發格，詔書殘虐下民，橫增賦斂，盜匿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虛文，謹號令，敦

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音之家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增

四年正月詔兩稅等第自今年一定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請自三師以下悉倍其俸從之初李泌奏以元友直為河南江南勾勘

兩稅錢帛使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長安李泌悉輸之

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乃敕諸道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

敢言謂答切望報也

臣光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天下之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

天下之民已必豫焉或乃更為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

曰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德宗之欲

婢也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備欲能無求乎是猶啓其

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僻亦必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咸陽人或上言臣見白起令臣奏云請為國家行德西陲并候野切

偶許也正月吐蕃必大下當為朝廷破之既而吐蕃入寇邊將敗之

卷五十九

十四

為自

上以為信然欲於京城立朝贈司徒李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公今

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且白起列國之將贈

三公太重請贈兵部尚書可矣上笑曰卿於白起亦惜官乎對曰

神一也陛下儻不之惜則神亦不以為榮矣上從之上從容與泌論

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

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姦邪也儻陛下

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

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它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

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

天此高之所以亡也上曰朕好與人較量理體崔祐甫性褊躁朕難

之則應對失次朕常知其短而護之楊炎論事亦有可采而氣色

傲上倉胡切或作備下難之輒勃然怒無復君臣之禮所以每見令

人忿發餘人則不敢復言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又無學不能與

朕往復故朕所懷常不盡也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

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上曰惟卿則異彼二人者朕言當

不獲

君相

不可

言命

謂財

自來

所

為自

不實

盈杞

姦邪

君相

不可

言命

不獲

君相

不可

言命

陽城
人夫

魏輸
外物

李必乞
更命相

知常有喜色不當常有憂色雖時有逆耳之言如婦來紂及喪邦之類朕細思之皆卿先事而言如此則理安如彼則危亂言雖深切而氣色和順此朕所以私喜於得卿也

夏縣人陽城以學行著聞隱居柳谷之北李必薦之六月徵拜諫議大夫九月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為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州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

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五年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必屢乞更命相仍薦竇參通敏可兼度支晒鐵董晉方正可處門下上皆以為不可晉為人重慎所言於上前者未嘗

泄於人子弟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能不可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三月必薨必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誕故為世所輕

參異曰德宗興元元年杜黃裳宣慰江淮實錄去年十二月癸酉巳云黃裳使江淮此又有之按舊紀去年十一月黃裳為給事貞實錄誤也五月韓滉運米餉李晟柳玭叙訓曰上初至梁省奏甚悅又知西平聚兵錢乏糧糗命運米百艘按五月初梁州尚未春服月未

已克長安梁潤相去數千里詔命豈能遽達乎今不取貞元二年李必言陛下惟有一子按德宗十一子諠諠其所生外猶有九子而必云惟有一子者蓋當是時小主或未生或太子諠諠之外尚有昭靖

子也四年李必言盧杞姦邪舊李勉傳勉對德宗已有此語與鄭侯家傳述必語與勉略同未知孰是今兩存之六年三月回鶻忠貞可汗之弟弒忠貞而自立新傳曰可汗為少可敦葉公主所毒死

可汗之弟乃自立今從實錄

呂大著點校標抹增節備註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德宗神武聖文皇帝下

貞元八年三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薨將士擁玄佐之子士寧為留
後士寧以財賞將士請於朝詔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以尚書左

陸贄為

丞趙憚兵部侍郎陸贄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贄請令臺省

勸諫令

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上勸莫切上功曰最下功曰殿下殿罰同

奉其屬

并以升黜舉者五月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

又上奏

上奏其略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
以下則自授蓋吏部銓材署職銓衡也考其勤能而詔旨畫聞而不

論選舉

可不著也開元中起居補遺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武各有其選

又上奏

謂謂發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
又曰宣行以來纒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

又上奏

聞於闕敗而議者遂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

又上奏

言之人指陳其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覈說文

又上奏

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

又上奏

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士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

又上奏

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易明揚以闇投情故必多為弊益甚所以承

又上奏

前命官罕不涉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

又上奏

賞其弊非遠聖鑒明知文曰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

又上奏

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

又上奏

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

又上奏

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日輔臣擇庶長

又上奏

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

又上奏

欲收人心進用不以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然而課責既嚴

又上奏

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又曰則天舉用

又上奏

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詔不行

又上奏

臺省長

官乃前

承幸相

陸贄諫
用延陸
刑度支

陸贄諫
使賑撫
水災

陸贄論邊
諸不難

措置失
當

蓄斂乖
百

平盧節度使李納薨軍中推其子師古知留後詔以師古為平盧節
度使。七月戶部尚書判度支班宏薨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李

巽權判度支上許之既而復欲用司農少卿裴延齡贄上言以為今
之度支準平萬化其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延齡誕妄小人用之交

駭物聽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上不從
竟以延齡判度支事。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

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上之刃切磨也上曰聞所損殊少
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上奏其略曰流俗之弊多詢諛諛抑所悅意

則修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怕病於斯又曰所費者財
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上許為遣使而曰淮西真賦既

闕不必遣使贄復上奏以為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所
宜矜恤昔秦晉讎敵穆公猶救其饑况帝王懷柔萬邦唯德與義寧

人負我無我負人八月遣中書舍人奚陟等奚音考宣撫諸道水災
章阜攻吐蕃維州獲其大將論贊熱陸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

措置失當蓄斂乖宜其略曰所謂措置失當者戍卒不隸於守臣守
臣不認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

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有
寇至方從中覆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吐蕃之比中國衆寡

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
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并而我之部分離析故也所謂蓄斂乖宜者

陛下頃設就軍和糴之法以首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今初
行人皆悅慕而有司競為苟且專事織罾織罾則切織廉歲稔則不時

斂藏艱食則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
私之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羈寄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

邑又多支締紵上玉飢切細葛也下式呂切說充直窮邊寒不可衣
粳南無所售粳南余六上既無信於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

城穀價轉貴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利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雖
設巡院轉成囊橐上奴當切袋也下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倉困

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云云九月詔西北邊貴糴
以實倉儲邊備浸充左神策大將軍栢良器栢皇氏古帝號後

始專軍政

張滂

請收

茶稅

命費

勿對

趙景

論要

重事

不欲明

旨卿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陸贄

之商也。募才勇之士以易販鬻南者。此置軍實文場惡之。會良器妻族

飲醉寓宿宮舍。十二月。良器坐左遷。右領軍。自是官始專軍政。

九年正月。初稅茶。九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付稅一從

鹽鐵使張滂之請也。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足。請稅茶以足之。

自明年以往。稅茶之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以代民田稅。自是歲

收茶稅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也。滂又奏。姦人銷錢為銅器。以

求贏。除賈利也。請悉禁銅器。銅山聽人開采。無得私賣。上使人諭

陸贄。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受封手跡。以聞。又苗粲父晉卿

往年攝政。嘗有不臣之言。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今不欲明行斥逐

兄弟。宜各除外官。勿使近屯兵之地。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比日

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鞭馬。過也。靴。屬受亦無傷。贄上奏其略

曰。昨日所奏。惟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

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又曰。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凡是諧訴

之事。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

或云。事跡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

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切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

為甚。若晉卿父子實有大罪。則當公議典憲。若被誣杜。豈令陰受播

遷。又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士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

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其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

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却。則遇

却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

復何嫌阻之有乎。五月。以趙憬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賈耽為右

僕射。盧邁守本官。並同平章事。陸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

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

閔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國家資奉。若驕子。姑息如

情人。上七。正屈。拍計歸。張頤待哺。願盈之。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瀆。或拔棄城鎮。擣遠近之心。豈推無益。實亦有損。復有犯刑。謫徙

措置

陸贄

者。既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可謂措置乖

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

課責虧度

財匱於兵衆

力分於

總案於

常文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

反反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

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

者取怨於士卒憤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憤音奮張晏曰憤懼也

也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可謂

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逆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

日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祭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

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推極稅

酒之利惣其所入半以事邊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吐蕃舉國勝兵之

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

憚其疆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故

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號令不貳進退可齊疾徐如意機會靡愆氣

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彊者也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

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中興以來未遑外討抗兩蕃者亦朔方涇原隴

右河東四節度而已自頃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

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上口浪切

木抗衡謂兩相抗也若軍衡相抗也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今計會用兵既無軍

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

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

在於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

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憂缺音缺今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自戰

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

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怯於應敵懈於服勞衣糧所頒厚踰數等

人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

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苟

未忘懷孰能無愠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

能可者遣之不可者退之疑者不使使者不疑故將在軍君命有所

不受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

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

戎虜馳突馳音馳迅如風颭甲音甲駟書上聞駟音駟

駟音駟

機失於
選制

更日東
政筆

裝延齡
虛張財
物名數

李萬榮
遂主帥

傳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

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摺獲則張

百而成千謂文拾也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

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遙制矣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防

秋之制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以給之又多開

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與夫倏來忽往

者豈可同等而論哉又且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分

統緣邊諸節度使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

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弘委任之道以宜其用懸賞罰

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場寧謐矣疆居良切界也場羊

寧謐為上雖不能盡從心甚重之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為相百官

白事更讓不言七月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旬日

一易詔從之其後日一易之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自判度支以來

檢責諸州欠負錢八百餘萬緡收諸州抽貫錢三百萬緡呈棧物三

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贖季庫以掌之耗呼到切贖減也染練物

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存其數者抽貫錢

給用旋盡呈棧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上

上信之以為能富國而寵之於實無所增也虛費吏人簿書而已京

城西汚濕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長安咸陽有陂澤數百頃可牧

廢馬上使有司闕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為延齡

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為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

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貞獨立時人

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眾口喧於

朝市豈京城士庶皆為朋黨邪陛下亦宜稍回聖慮而察之上不從

八月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劉士寧既為宣武節度

使諸將多不服士寧淫亂殘忍出畷輒數日不返軍中苦之都知兵

馬使李萬榮因士寧出畷而逐之士寧以五百騎逃歸京師上使問

陸贄贄上奏曰士寧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臣此安危強

弱之機也願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贄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今

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制則從內出贄復上奏

上性猜忌不任目下

陸贄陳六條

延齡奏言有美餘

贄上書陳延齡奏詐

曰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夷地則平才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備此如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任人各有心此源替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乱之道亦開謀逆之端上不從竟以萬榮為留後。十年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及羣臣有一譴責往往終身不復收用陸贄上奏諫其略曰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不棄人又曰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上不聽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稅之弊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關田為課績關亦切開也績則歷切課績其四論稅限迫促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九月裴延齡奏稱官使太多自今缺員請且勿補收其俸以實府庫延齡又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二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弃之物即是羨餘亦餘也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上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恣為詭譎姑執也皆眾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處之不疑上亦頗知其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詆丁九切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鈺勉以職事相聞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數所矩切計其一二其略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培蒲侯切詩曰胃以靖諸服讒為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帥也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及彰敗露者猶難悉數陛下若意其貧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又曰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

蓋贖上
負天
子下不
負所李

陸贄罷
相貶忠
川

傷城辨
陸贄延
發忠伎
張力福
賈朝廷
百直呂

監軍有
明自定
志也

李齊運
以柔伎
解李

贖或不復懼思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
有同兒戲又曰昔惜高拍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
齡掩育為無指無為有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陸贄以上知持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所親或規其太統贄
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它無所恤裴延齡曰短贄於上趙憬
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憾於贄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
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
論延齡姦邪上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贄罷為太子賓客

十一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李錡黨於贄其勢怨望
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初陽城自歎士微
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
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弟及客
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河南韓愈作爭
臣論以讓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揣恐之
端也夏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咸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用姦

唐紀九十一

七

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冰等守延英
門上疏論延齡姦伎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
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
往至延英明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
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
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慟哭
於廷五月河東節度使李自良薨監軍王定遠奏以行軍司馬李
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定遠始上
月朔陽城改國子司業坐言裴延齡故也八月司徒兼侍中北平
莊武王馬燧薨十二年三月以閉殿宮苑使李齊運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使得幸於上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
其議或卧病家上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四月魏博節
度使田緒暴薨衆推其子季安為留後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上
講論於麟德殿至是始命以儒士參之六月以寶文場霍仙鳴皆
為神策護軍中尉初一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

綱謂
中尉不
應登麻

羅羅執
傾中外

藩鎮進

李兼有
月進章
罕有日
進

文場薦
景略守
豐州

延齡李
中外相
質

裴延齡
宰相
幸相

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與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言故
 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為
 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耳衣
 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以麻制
 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為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
 少皆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乃寤
 耳是時蓋羅羅執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
 門者矣。初上以奉天著之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
 奉方恩。日云統外方圓亦云用雙美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
 姓或減刻吏祿或取鵲鷲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
 西有月進章罕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以進奉遷浙東
 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及劉蕡卒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
 奉徵為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
 自擇行軍司馬以為儲帥李景略為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
 梅錄入貢謂此時勸梅錄將軍也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少說
 不能過景略叱之遂就下坐說益不平乃厚賂中尉蓋文場使去之
 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
 景略九月以景略為豐州都防禦使窮邊氣寒土瘠且貧景略以勤
 儉帥眾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戶部尚書判度支裴延齡
 卒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十一月以右補闕韋渠牟為左諫議大
 夫。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
 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戶部郎中王
 紹司農卿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
 謹密無損益實狡險括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自右拾
 遺召入翰林渠牟形神恍惚恍惚也尤為上所親狎上每對執政
 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狎狎往往聞外所薦引或不
 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十三年上以方渠牟口道水波皆吐蕃要路
 欲城之使問鄧寧節度使楊朝晟縮須幾何兵對曰鄧寧兵足以城
 之不煩它道上復使問之曰鄧城鹽州用兵七萬僅能集事今三城
 尤逼虜境兵當倍之事更相反何也對曰城鹽州之衆虜皆知之今

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塞下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眾亦不滅七萬
 其眾未集不敢輕來犯我不過三旬吾城已畢留兵戍之虜雖至無
 能為也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
 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眾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
 暇築城哉上從之二月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軍吏曰方渠無井
 不可屯軍判官孟子周曰方渠承平之時居人成市無井何以聚人
 乎命浚督井官於表切又烏果得甘泉三月二城成四月朝晟軍還
 至馬嶺吐蕃始出兵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
 三百里皆如其素六月光祿少卿同正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
 成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
 拾遺蔣又上疏諫以為兵革之急古有墨衰從事者衰舍君回切衰喪
是始墨墨謂墨衰也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遣中使諭之不止乃
 特召對於延英謂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昏姻
 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持
 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復上

監九十七

九

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辛巳成昏十二月徐州節度使張建
 封入朝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比歲至也以
 官者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
 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
 真偽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百錢物買
 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
 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為宮巾其質奪之商賈
 有良貨皆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皆撤業閉門撤直列嘗
 有農夫以驢負柴官者稱宮市取之與絹數尺又就索門戶仍激驢
 送柴至內農夫啼泣以所得絹與之不肯受曰須得爾驢農夫曰我
 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
 死而已遂毆官者毆擊也街吏擒以聞詔黜官者賜農夫絹十匹
 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建封入朝具奏之上
 頗嘉納以問戶部侍郎判度支蘇弁弁希官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
 家無士著生業著直略切言著土地有仰宮市取給仰無向上信之

陽城書
有下下

陸長源

夫少誠
則其爵

準職位
無將相
无祿一
色

益軍薛
益珍亂

嶺南
有嶺南

故凡言官市者皆不聽。○十四年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
事徙連州城送之郊外以城黨罪人左遷城道州刺史城治民如
治家州之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
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大
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二日未去
城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
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往按之他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十五年二月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
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董晉薨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
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眾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
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求節鉞邪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為之備是日
軍士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又為宣武大將
得眾心密書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亂眾乃定淮西節度使吳
少誠據境拒命數遣兵侵掠郡縣丙辰詔削奪少誠官爵令諸道進
兵討之十一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薨于河中瑊性謙謹雖位窮

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由是為上
所親愛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兵者皆務姑息瑊每奏事不遏
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十六年義成監軍薛盈珍為
上所寵信欲奪節度使姚南仲權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
仲於上上疑之盈珍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
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於戶結與之同寢夜殺
之沉盈珍表於厠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
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啓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台口傍上聞而
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盈珍護之益深亦請入朝四月南仲至京
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上問盈珍擾卿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
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
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
言於上曰南仲惡政皆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
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
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慢上

頓專

赦少誠
復其官

善書
言李錡
不法事

許孟容
封還詔

王伍王
叔文進
用

叔文陰
結黨與

王嘉貞
徵求以
給進奉

陵下為事。上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為無如之何。頓誣鄧州刺史元洪
賊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護送至棗陽。頓遣兵劫取歸襄
州。中使奔歸。頓表洪責大重。上復以洪為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

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敕下。頓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上一
從之。先是。韋臯聞諸軍討少誠。无功。上言。請以精銳萬人下巴峽。

出荆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若少誠一日為麾下所殺。
則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上然之。十

月。詔赦少誠。及彰義將士。復其官爵。○十七。十六。月。成。節度使王
武俊薨。七月。詔以副使王士真為節度使。李錡既執天下利權。以

貢獻固主恩。又以饋結權貴。恃此驕縱。无所忌。益取縣官財。所部
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官市進奉

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覽之不悅。命械錡。錡初願送。謂加
送錡。錡聞其將至。先鑿阮。阮懈。劫於道旁。善貞奔鎖械內。阮中生瘞。

獸。錡切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肅既以進
奉得進。判官齊揔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三月。詔擢揔為衢

州刺史。給事中。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他。虞齊揔無殊績。勿心此
超獎深。駭羣情。詔遂留中。上召孟容慰獎之。○十九年。初。翰林待詔

王伍善書。私音山陰。王叔文善書。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諂詭
多計。論點。厥訥。讒自言讀書。知治道。乘間常為太子言民間疾苦。太

子嘗與論官市事。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太子大
驚。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与王伍相附。叔文因為太

子言其可為相。其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翰林李士韋執誼。陸淳
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定為死。而凌準。程

異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者。藩鎮或陰
進資幣。与之相結。京兆尹王實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

雖旱而未苦甚。美由是租稅皆不訖。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
官。監察御史韓愈上疏。以京畿百姓窮困。唯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徵

未得者。請俟來年。春麥愈坐。貶山令。未幾。實以貶通州長史。

二十年春正月。天德軍都防禦團練使。豐州刺史李景略。空。初。景略
嘗宴侍。佞。行酒者。誤以醯。進。判官。小兆。任迪簡。以景略必。嚴。恐。行。酒。

上在宮中，官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一罷鹽鐵使，日先是鹽鐵

月進羨餘，而經入益少，至是罷之。德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

過譴逐者，日不復叙用，至是始復。二月，追宗廟，駕陸贄道州

刺史陽城，執事師皆未聞，追詔而。何衡人曾奏屯田，公外

劉禹錫，執事尚政，不宜在朝，又嘗謂王叔文，指之曰：「事固有不可久

者。」又曰：「何謂之羣？」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英，一時公當此時，巡

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

章執誼以羣素，有彊直名，止之。疾公之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

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希世思，且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

官官俱文珍等皆明，且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決，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李程，王涯，入金鑾殿，

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不復請書紙為立嫡，

以三上上領之，首肯也。遂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睹太子儀表，皆相賀，

至有感泣者。中外大喜，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口一以言但杜用題諸葛祠堂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

白髮空悲。」間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朝十年，

及其。章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

驚曰：「丈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

宜得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既以王叔文嘗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錄

之獻

軍事得

筆度支

漢書

文書

詩經

度上及文不能... 遂極言其姦... 而南節度... 使嚴綬... 常卿杜黃... 為門下侍郎... 同平... 月... 子即皇

渝州... 病死... 明年賜... 文死乙巳... 荆獻毛龜... 上曰朕所寶... 惟賢嘉禾神... 不書祥瑞自今... 有祥瑞但准... 令申有司勿復... 以

西川節度使南康忠武王韋皋... 廿一年重加... 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樂為之用... 服... 番府庫既實... 時... 斂... 以結王恩厚給賜以撫士卒... 嫁死喪皆供其資

度支... 所置別庫皆減正庫之物... 別貯之請併歸正庫... 從... 轉運副使潘孟陽宣慰江淮行視租賦權稅利室... 姓疾苦... 九月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 韓泰... 州司... 韓擘為饒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劉禹錫為

朗州司馬... 諫為台州司馬凌準為連州司馬程異為郴州司... 馬... 劉闢不受徵阻兵自守... 阻兵而安忍... 十一... 以闢為西川... 度副使知節度事... 上以初嗣位力未能討故也... 有... 議... 夫... 丹... 疏以為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 兩京耳此外誰... 不為... 其言以丹為東川節度使

德宗... 元十一年二月冊勅海王... 忽... 督... 冊大嶺... 為... 海郡... 今從新傳... 十九... 見順宗實錄... 作張正買... 今從德宗實錄... 實錄... 癸巳宣遺詔... 公... 從順宗實... 抹... 節備註... 貞治... 第... 十... 上

實錄... 癸巳宣遺詔... 公... 從順宗實... 抹... 節備註... 貞治... 第... 十... 上

抹... 節備註... 貞治...

第... 十...

